



# 为什么老剧更耐刷

中青报 中青网记者 沈杰群

最近宅家抗疫，小妍完全没搭理满屏的新播剧，而是点开5年前的《琅琊榜》和两年前的《如懿传》，重温了一遍。前者54集，后者87集。这个时间段大家心情不好、有点浮躁，我觉得追新剧很累，看旧的反而舒服点。

刷老剧，是留学生芊芊的日常必备项目，而且她的首选剧，是距离首播已长达14年的《武林外传》。我想不到看什么时就会打开《武林外传》，也不是觉得看了就能特别开心，而是为了让屋子里有点声音，当成自己做事情时候的背景音乐。想家时看这部剧，就像有个人能和你说话。

新的影视剧层出不穷，我们为什么愿意时不时回到老剧里？

优酷自2017年起启动 高清修复计划，截至目前陆续修复了2000多部经典剧集和电影。数据显示，去年6月至今，90后成为观看高清经典影视剧的主力群体，人数超过6000万，贡献了42.7%的观看时长；80后用户超过4000万，观看时长占比25%；此外，男性用户更爱重温经典，占比达59.8%。

根据优酷提供的数据，修复后与修复前对比，《北平无战事》的用户量增长178%，《乡村爱情交响曲》的用户量增长105.4%；而在IP排名中，电视剧品类里，观看时长第一的IP是胡歌，达到2735万个小时，代表作品《神话》《仙剑奇侠传》《风中奇缘》《新聊斋志异》《剑蝶》；作品观看时长第二的IP是金庸，达2373万个小时，代表作品有《鹿鼎记》（陈小春版）、《天龙八部》（黄日华版）、《神雕侠侣》（古天乐版）、《射雕英雄传》（黄日华版）、《笑傲江湖》（吕颂贤版）。

从心理层面解读，我们之所以爱频频刷老剧，是因为回忆滤镜的天然存在。曾经的流行文化经过时间淘洗，是可以在今天重新流行的。电视评论人何天平表示，早已长大成人的80后、90后受众，对他们曾喜爱和追随的文艺作品，产生了一种回忆滤镜，觉得以前的作品经得起推敲，耐人寻味。

□ 蒋肖斌

看完《重生》上线的5集，我就复习了《白夜追凶》全集。《重生》的故事时间线应早于《白夜追凶》，因为当《白夜追凶》的主角关宏峰在《重生》中出现时，还是长丰支队的队长，未被栽赃陷害，再仔细探究还会发现，一个只有几场戏的街头混混么鸡，在《重生》里还能给警方提供线索，在《白夜追凶》里已犯命案被抓。

很多观众和我干了一样的事情。2017年8月首播、豆瓣评分9.0的《白夜追凶》，观众等了两三年，没等来第二季，却意外地看到了与它有着千丝万缕关系的《重生》。有数据显示，在3月7日-3月12日《重生》上线的首周，《白夜追凶》的日均播放次数比前一周上涨122%。

有关联的剧集，观众曾经习惯的概念是续集或者前传，比如3部《还珠格格》、5部《康熙微服私访记》当然还有已经12部的《乡村爱情》。续集的主角往往是固定的，只是发生在这些人身上的故事可以一部一部编下去，时间线也往往有清晰的关系。

但《重生》并不是《白夜追凶》的前传，它有构建一个宇宙野心。关于宇宙的概念，观众更为熟悉的是漫威电影宇宙。它源于2008年上映的《钢铁侠》，到2012年《复仇者联盟》，完成第二阶段，2013年《钢铁侠3》开启第二阶段，以2015年《蚁人》为阶段终点，2016年《美国队长3》开启第三阶段，并以2019年《蜘蛛侠：英雄远征》为结束，计划2020年



视觉中国供图

在越来越快的生存节奏里，有意识地逃回去变成很多当代人一种有效的心理代偿机制。也是在如此情况下，回忆被覆上了一层又一层温柔的高光，想象性地构造出了生活在别处的纾解通道。

何天平指出，回忆滤镜是一种群体性的情感和文化，那些老的影视剧，能充分阐述印迹在一代人身上具有普遍性的文化认同和精神世界，并且这种底色常谈常新。

同时，回忆滤镜与新一代人的观剧习惯息息相关。今天的家庭影视文化具有伴随式的特点，年轻人习惯于开着视频做点其他事情。我们开着《武林外传》《甄嬛传》，未必是怀旧，而是因为熟悉，这样就不用集中注意力看，可以用

伴随式收看的方式让它存在于生活中。

宁愿反复循环刷十遍老剧，也懒得开始追一部新剧，或者是觉得追新剧这件事要作很大的心理建设，除了回忆滤镜，观众对品质的追求也是一个关键要素。

重嚼老剧更香，很可能是因为新剧真的不香，我一点都吃不下去。90后媒体人王立自认为是一个观念很包容，乐于接收新事物的观众，前两年，每当视频网站上推出他喜欢的类型剧目，例如仙侠、悬疑、谍战等，他一定会坚持亲自下场，无偏见验货。

我周围人看看简介、截屏、动图就决定是否追新剧，我还是会给新剧很多机会，起码会坚持完完整整、不快进地看完

3集，实在吃不下才会决定弃剧。王立坦言，这两年能吸引他持续追完的新剧数量下降，例如2020年开年的新剧，他也只勉强追完了一部（并不想再重温），其他的或因演技差或因制作粗糙，一集即弃，那么剩余的大把空闲时间，王立只能二刷起了他内心的高分经典剧，例如《潜伏》《北平无战事》。

留学生芊芊也说自己很排斥当前一些都市言情剧里，空泛、刻板的人设。越能体现复杂人性和生活温度的故事，越值得一品再品。

当很多年轻观众无法认可新剧的品质，又依然想从影视剧汲取营养和力量时，他们自然毫不犹豫地扎进自己的

## 《重生》并不是《白夜追凶》的前传

上映的《黑寡妇》，将开启第四阶段。已经上映的23部电影风格大体一致，人物互有关联，在同一空间内活动，时间线有重合也有发展，仿佛打造了一个平行时空。

既然是宇宙，就不是简简单单讲一个在虚构时空中发生的虚构故事，而是要用各种故事来构建起一个丰满的时空，时空中需要有连贯的故事体系、统一的世界观、一群独立又关联的人物。这部剧中的配角可能是另一个故事的主角，各色小人物在不同故事中不经意地出现。观众看到的，是一个广域的景象：城市中人来人往，你把目光对准谁，他就有可能是下一部剧的主角。

熟悉编剧指纹的读者知道，他的原著小说是以北京为地理原型，津港市是北京市，关宏峰是长丰支队的队长，对应的是丰台区；《重生》的主角秦驰，是西关支队的副支队长，对应的是西城区；两部剧中都出现过海港支队，对应的是海淀区，而海港支队的赵睿诚和韩彬，则是尚未拍成剧的小说《刀锋上的救赎》的主角。

具体对应到哪个现实中的城市，对开创一个宇宙来说并不重要。重要的是，通过共同的角色、设定、元素，构成

了一个被观众认可的时空。在《白夜宇宙》中，均为悬疑推理剧，核心空间是津港市，核心剧情是各个行政支队的探索故事，而共同的世界观是伸张正义。

在《重生》和《白夜追凶》中，除了主角各成篇章，又互相串戏，细心的观众还能发现一些彩蛋，比如秦驰的叔叔秦莽是关宏峰的师父，而韩彬与关宏峰和秦驰都有关联，这些并不刻意交代的细节，可以视为观看一个宇宙的乐趣之一。

在《白夜宇宙》之前，国产影视剧中还有一个宇宙正在爆炸《唐人街探案》。已经上映的两部电影和一部网剧，正在打造一个以Crimaster（世界名侦探排行榜）为核心的唐探宇宙。如果说两部影片更像是主角一致的系列电影，网剧则明显露出了宇宙的端倪。网剧男主角的师父是电影版的主角之一，其他名侦探也持续登场。

毋庸置疑观众对国产宇宙的饱满热情，毕竟在《白夜宇宙》唐探宇宙出现之前，已经有资深观众将这20年来大火的清宫戏，创造了一个清宫宇宙，仅乾隆一朝，就拼装出一个以《甄嬛传》开头、《如懿传》+《延禧攻略》无缝衔接、《还珠格格》收



《重生》剧照

尾的还珠宇宙。这是观众考据式观剧的戏谑，或许也是对创作者的提醒。

对创作者来说，比起拍一部换一个地方，打造一个宇宙的难度显然更大，需要更长的时间，更多丰满的人物和剧

高分旧榜单。中国艺术研究院学者孙佳山说，一些经典剧目之所以让人难以忘怀，例如第一版《四大名著》影视剧，是在当时特定的社会背景和原因的。那会儿拍电视剧是不计成本的，所以那一拨儿老剧质量都很高，而另一个问题也是在此基础之上展开的，不计成本的电视剧是有限的，所以这个类型供给不足，导致这种少数的IP特别好。

小时候这么好的电视剧可能就看过几部，长大后，他们有一份情感结构、情感记忆在这部剧里。孙佳山指出，上世纪八九十年代出品的优质电视剧，数量有限，因而在连续几代人的情感结构里都留下非常深刻的烙印。后来《四大名著》再度翻拍，令人不太满意的原因，一是因为再难有当年极其集中的投入，二是因为国内电视剧供给日益富余，开始产生横向对比。

每个类型的电视剧，都出现过难以企及的巅峰，难以复制的成功，比如一提到喜剧作品，观众都会觉得当下的喜剧作品远远不如14年前的《武林外传》，更是远远不及27年前的《我爱我家》。

巅峰时期已经过了。何天平指出，这背后有诸多原因，包括创作心态、社会文化的土壤等因素。对市场影响力的追求，导致大家可能在作品创作上产生工业化的意识，会去想：我做一部什么样的剧才能受到大家喜欢呢？当工业化体系越来越成熟的时候，影视作品的标准化程度都很高，但是不可取代性，其实很弱。他认为，即使是在观众喜爱的类型里，一旦影视剧进入流水线生产，就难以出现曾经的巅峰之作，观众自然会一遍遍回味旧时具有绝对高度的作品。

有些老剧很耐刷，好剧，还和其文本的开放性相关。一部剧越具有二次创作、次生传播的可能性，这些剧在观众心中的地位愈发稳固。

在微博上，《武林外传》的台词一直是传播效果甚好的金句，网友时常刷屏赞叹其三观正；《还珠格格》《情深深雨濛濛》《甄嬛传》《乡村爱情故事》《亮剑》等剧，则是鬼畜视频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素材库。在B站、抖音等平台上，年轻人的脑洞给了经典剧一轮又一轮新玩法，顺便给老剧吸了新粉。

那些经典老剧的创作者未必是有心的，可是无意中形成的文本的缝隙，偶然造成了再度阐释的空间，进而被注入意想不到的生命力。孙佳山觉得，文本相对开放的经典剧目，在亚文化浪潮里会被不断阐释，话题不断翻新，大众的心理也会经历不断被重新调试的过程。

剧列

## 我的天才女友 毁灭和重生

2

□ 林蔚

曾在2018年引发舆论热议的意大利电视剧《我的天才女友》日前回归。延续上一季话题，第二季一上线就获得观众热捧，再度引发关于社会变革和女性成长的大讨论。在豆瓣上，该季评分甚至超过第一季，高达9.6分。

《我的天才女友》系列改编自意大利当代作家埃莱娜·费兰特的《那不勒斯四部曲》，讲述了两名女性长达50年的友谊和斗争。出身于那不勒斯贫民区的莉拉和莱农从小是形影不离的密友，在人生路上她们互相扶持、彼此依赖，但同时又将对方视为参照、暗中角力。

《我2》描述的是莉拉和莱农的青年时代。意大利的战后复兴年代，资本涌入工业生产，贫富差距增大，阶层依旧难以打破，变革在暗流中涌动。如此急剧变化的社会里，莉拉和莱农每一步都走得格外艰辛。

莉拉结婚了，成了生活优渥的富太太，但华丽的婚纱下是不堪的现实：丈夫的家暴，父兄的为虎作伥。她意识到自己不过是用于牟利的交易工具，一旦需要随时会被践踏。莉拉恋爱了，从莱农手中夺走英俊有才的尼诺。但思想的差异，尼诺的抱怨和懦弱，让所谓的爱情在短短的二十来天里支离破碎。

莉拉走出了，带着孩子逃离令人憎恶的婚姻。但她也从中产太太一下子沦为屠宰场女工，在恶劣的环境里忍受着老板和工友的欺压，艰苦谋生。相比莉拉的跌宕起伏，莱农的求学生活似乎安稳许多，但风平浪静下同样暗潮汹涌。期望为婚姻不幸的莉拉分忧，但无能为力，差一点得到爱情，却眼睁睁被好友横刀夺爱，离开原生社区去外地上大学，仍要被嘲讽方言和出身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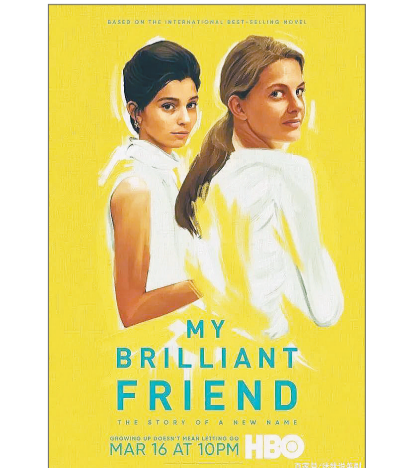
人情世故太像了，搬到任何一个中国小镇这个故事都不违和。虽然是发生于60多年前的故事，但《我2》衍生出的多个议题令不少观众感慨，从莉拉或莱农身上看到了种种似曾相识。大至外部环境，经济发展产生的贫富差距、阶层固化、经济压力是被持续探讨的社会问题，细化到女性群体，女性被教导为婚姻家庭牺牲、遭遇暴力和侵犯、面临性别歧视和职场不公，等等，在父权意识至今仍占主导的现代，哪一个不是历历在目，不需要继续为之而奋斗努力？

而莉拉和莱农面对挫折和背叛时，在困惑中努力挣扎，慢慢自我觉醒，不向各种势力低头的沉默抗争，也轻而易举地击中观众，令旁观者获得鼓舞和力量。

莉拉一度担忧丈夫有情人后自己失去良好的生活环境，但最终她抛下了一切离开。她在屠宰场工作到伤痕累累，却依旧坚持和恩佐一起学习程序语言。莱农继续摆脱看门人女儿的身份束缚，争取继续教育权利，离开落后社区成为一名大学生。还在被嘲笑出身和按部就班的环境里，努力争取理想工作，并出版了第一部小说。

一个时时强悍实则脆弱，一个貌似柔弱实则强硬，没有谁比谁过得好。虽然两名女主时常暗生嫉妒，互相较劲，但当每个人都咬着牙一路披荆斩棘时，就像原文中莱农所说的，在这个世界上，没有什么可以赢取的。她的生活中充满了各种或好或坏的事情，惊心动魄的事情，和我经历的一切相比，毫不逊色。

《我2》的结局里，莉拉烧掉了少年时画的那本《蓝色仙女》，烧毁曾经梦想，头也不回地返回屠宰场。社会如螺旋般飞速上升，两人此后的生活注定不会一帆风顺。但观众心里都明白，一路互相信任、生命坚韧的藤蔓一样，她们相信信任又互相纠缠，即便面对毁灭也会努力向上重生。



# 疫情下的世界电影业 裂痕正在发生

□ 韩浩月

中国观众已经近两个月无缘电影院，世界多个国家的电影观众，眼下也进入了无法在大银幕上欣赏影片的阶段。随着疫情在全球的蔓延，美国、意大利、日本、韩国等国家电影业或进入寒冬期，撤档、延期、停拍、电影院关闭，被按下暂停键的世界电影业，迎来了一次巨大的考验。

原定于3月至5月在全球几个票房重仓国家公映的迪士尼电影《花木兰》，宣布撤档或延期，《花木兰》的导演妮基·卡罗在社交网站发文表示，我们很高兴能与全世界分享这部电影，但不幸的是，考虑到我们当下不断变化的环境，我们现在不得不推迟《花木兰》的全球上映。

《花木兰》是这一时期最受关注的电影之一，受疫情影响的却不止这一部，《X战警：新变种人》《寂静之地2》《比得兔2：逃跑计划》《速度与激情9》《007：无暇赴死》也纷纷更改了公映时间，有的直接在三四月推迟到了年底，这一状况让人想起今年中国的春节档，本来认为有望合力创造50亿元票房的几部春节档大片在一天时间内全部撤档，使得这个春节

档可以用颗粒无收来形容。

《花木兰》改编自中国经典故事，从一开始公布海报、预告片不被中国网友看好，甚至有不少嘲讽的声音，到逐渐扭转网友印象，该片的期待值不断提高，《花木兰》的制作质量以及花费不菲的前期宣传，为它的公映铺平了道路。作为美国之外最大的票房来源地，中国没法公映《花木兰》，带来的损失是片方没法接受的，撤档是必然的选择，但也有声音认为，不久之后中国影院重启复映，观众的报复性消费，或能给《花木兰》带来意想不到的收获。

但谁又能知道确切的结果？随着疫情变化，有可能各国关闭的电影院越来越多，不排除有的国家像中国这样全面关闭影院，世界电影业似乎从未面临这样的状况，被动地等待，成为没有选择的选择。全体电影人，包括制作、创作、发行等各个渠道的从业者，都不得不被疫情逼着去思考，当电影失去电影院这个平台时，该如何应对？

在中国电影市场上，徐铮的《囧妈》从春节档撤出后，选择与网络平台合作免费播出，成为一部稳赚不赔的电影，但也因此引来业内抗议，多家院线联名写信抗议，认为这种做法破坏了行业规

则，对电影业是一种伤害。《囧妈》由院线转向网络，给院线电影提供了一个新的商业模式，但这一模式并未被其他大片借鉴，撤档的其他几部大片，仍然在等待疫情结束回到院线厮杀。院线电影大范围地转移竞争阵地，看来短时间内没法普及，这除了有院线方面抗议阻挡，想必还有其它政策与商业层面的问题未能解决有关。

在美国电影市场上，院线电影向流媒体的转移之路，也不是那么顺利，马特·罗斯执导的《爱尔兰人》在Netflix（奈飞）播出，就让很多传统院线经理不高兴，相关的电影创作者似乎对新渠道的敞开也并不满意，但有一种趋势是可以看出来的，流媒体对电影尤其对原创制作的大片的觊觎是无法掩饰的，比如Netflix在抢占院线地盘时就上下其手：力助自己出品的电影《罗马》冲击奥斯卡奖项，起用多名具有好莱坞深厚背景的著名制片人，签下包括马丁·斯科塞斯、迈克尔·贝、本·阿弗莱克、道恩·强森等多名好莱坞知名导演与演员。Netflix电影对好莱坞的渗透，被认为是深入心脏式的。

疫情无疑会加速世界电影业与流媒体

的融合，迪士尼为了增加新片撤档时期的收入，宣布《冰雪奇缘2》《星球大战：天行者崛起》提前在自家流媒体上线，流媒体上的付费电影收费虽然低廉，但用户量的庞大，仍会给片方带来一笔不小的收入，据迪士尼2020财年第一财季财务数据显示，在今年的前两个月，订阅用户就达到了2650万，每位付费用户均带来收入5.56美元，合在一起是一笔可观的收入。在北美，迪士尼的流媒体Disney+已与Netflix、Apple TV+形成分庭抗礼之势。随着流媒体带来的收入剧增，必然会促使电影业重新考虑发行格局。

迪士尼对于已经公映过的老片，也迟迟不登陆流媒体，除了对传统院线的留恋，版权开发的其他收入，也在影响着电影上映的速度，毕竟以院线公映为核心的电影产业链长达百年，商业模式成熟而且稳固，想要突破传统思维，不仅需要电影业内部的革命，更需要外部的推动，这次突如其来疫情影响，是外部力量一种，只是疫情对世界电影业的改变究竟有多大，还有待观察。观众的选择，才是对电影的最终判决。

从中国十几亿人隔离在家的娱乐消费方面来看，已经有很多人觉得，电影

院不是必需品，电影却是，没有电影的陪伴，很多人会觉得时间不能好好地被打发掉。但两三个月的时间，确实也没法对观众的观影习惯带来根本性的摧毁，疫情结束之后，很有可能影院会爆满，人们涌向电影院，寻找过去一种熟悉的生活方式。这是因为，电影院已经形成了一种独特的文化，对于观众来说，去电影院看电影，不只是去消费一部影片那么简单，还包括吃饭、逛街、购物、约会等一系列动作，这种休闲生活，在线上是无法实现的。

电影院的生命力与文化影响，是不会受到疫情的根本性冲击的，但对于世界电影业来讲，也到了重视双线发展的时刻，怎样调和院线公映与流媒体播放之间的矛盾，怎样迎合院线观众与网络观众不同的观看与审美需求，都需要重新建立一套不直观却复杂而丰富的新体系，裂痕正在发生，这个新体系无疑也会对电影本身带来一些微妙的影响，但有一点是不会变的：电影的魅力永远在于神秘与未知，在于娱乐观众的同时带动观众进行深度的人性思考，只要有好的电影在，观众就会永远多一条热爱生活的理由。